

株洲日报

ZHUZHOU

RIBAO

神农周刊

2025年2月16
星期日

乙巳年正月十九

第23912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知株视频号



株洲新闻网



掌上株洲客户端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梅岗村的韵味

欧阳光宇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梅岗村，是一个小而美的古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此村以山林为主，耕田为辅。

早年在平汝高速和G106国道未修通之前，这个位于山窝窝里的古村十分贫困。而现在看梅岗村，你会被村庄的整洁、美丽和文化氛围所感染。

梅岗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2019年入选了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秋天，已收割的稻田旁，丹桂开得满满当当，于是人们的呼吸中又装满了桂花沁甜的香。村里栽着成片的桃树，春天桃花开时，又会是一番美景。

村民的新楼房随处可见，房前矮墙边，一丛丛仙人掌长得旺盛。想起作家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写昆明人喜欢将仙人掌扎一个洞，然后用麻绳拴着，倒挂在门上，用以辟邪，而我看到梅岗村村民栽在门前的这一大丛高过人头的仙人掌，像这种辟邪的气势，比昆明人要大。

村民门前的红军井，则让人看到了“大我”的英勇气概。战争年代，红军曾在这口井里打水，用井水炊饮、洗脸、喂马，顿觉梅岗村于钟灵毓秀中飘扬着一股英雄之气。

山林之中有清泉，清泉顺山而下，集成小潭，得名长寿泉，泉水清澈。长寿泉不但寓意龟年鹤寿，更有诗画般的意趣。

钟家大屋让人看到梅岗村对儒家、客家文化的传承。此屋是梅岗钟氏族人第三代祖屋，呈“四”字形，始建于晚清，原有近千平方米，是兼具祠堂祭祀、民宅居住功能的传统民间建筑。前后有七代人居住，代代沿袭祖辈“耕读安身、善学修身、笃行立身”的《钟氏家训》，至今梅岗村钟氏族人共有二百余人。钟家大屋现保存有近六百平方米，古为今用，已改为了梅岗村议事堂。

大屋里还能见到一些老物件。一块米底金字的匾额，高悬在大厅的房梁上，上书“耳顺眉齐”四字，是清光绪年间钟岳生先生与夫人曾老孺人六十岁生日时，钟家亲友族人前来拜寿赠送的贺礼。出大厅往各个房间走，我们还看到木雕的“麟吐玉书”的脸盆架、碾米的石磨、春米的木臼，这些匾额、日用或劳动工具，在时光流转中泛着岁月厚重的光泽。

出钟家大屋往山林里走，里面建有一个军事拓展基地，射击场地、晃动的木墩桥、严密的铁丝网等，布设在山林里，适合家长带着小孩来体验，也适合单位组织职工来团建。山林里空气清新，各种的花儿开了，令人眼里的色彩更加丰富。

再往前有采茶、制茶体验区，实则是一个生态制茶厂，采用四位一体（合作社+协会+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是梅岗村特色产业之一。除了制茶，梅岗村还有白鹅、黄桃、奈李、油茶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办得有声有色。

我们来到银杏主题公园，此地有树龄超过了340岁的一棵大银杏树，令人震撼。公园估计尚在筹划中，还有许多文章等着去做。

看过梅岗村，我想说，梅岗村的美景让我着迷，梅岗村人的追求和憧憬则让我深深感动。

株洲文脉

渌水把醴陵分隔成了两面，一面是现代商业的城区，另一面是青绿绵亘的西山，呈现出“西文东市”的格局。渌江书院便嵌在西山翠微处。

作为湖南省现存较完整的14个书院中，仅次于长沙岳麓书院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渌江书院如今被建设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醴陵城市文化的名片，向游客诉说着醴陵的千年文脉，它深厚的文化根脉与历史源流也被不断挖掘与书写。

我不禁想探寻，这座书院，对醴陵来说意味着什么？

渌江书院掩映在葳蕤葱郁的山林之中，石阶、步道与亭台沿山起伏。从马路边拾级而上，穿行其中，如同行走在西山的脉博上。书院门前，洗心亭、洗心泉、鉴塘、日月亭等景观散布，亭台嵌在山水中，山水环在亭台周围，组成了渌江书院主体建筑前灵秀的园林。穿过园林，从城市带来的风尘与燥热似乎都被荡涤一净，周身清朗。

书院景观是书院文化的表意方式之一，是书院文化在物质实体上的外延。渌江书院在修缮中保留了书院建筑与山林水泉的相对关系，一呼一吸，一折一回，一俯一仰，一步一景，营造出书院静心修身、格物致知的儒学意境，景观中的楹联蕴含着儒家价值取向，也彰显着此处教化育人的责任。回折的空间布局调动起探幽寻古的意趣，循着景观缓步向前，我的思绪潮流而上，回到渌江书院的原点。

这个原点是书院文化史上为人称道的一次思想碰撞“朱张会讲”，然而鲜有人提及，它的发端在醴陵。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来到湖南与时任岳麓书院主教的张栻会面。张栻从长沙前去相迎，二人于醴陵会面，在渌江书院前身的青云山学宫开坛讲学，“朱张会讲”由此肇始。随后两人共同前往岳麓书院，沸腾起书院学术文化的极盛。“朱张会讲”为醴陵埋下了理学文教的种子，此后吕祖谦、朱熹的学生黎贵臣等名流先后来到醴陵讲学，并创建东莱、昭文两座书院，重兴兴学之风日盛。随后的明清两朝也相继修建起一批地方书院，渌江书院便是其中一座，浇灌与扶植它的，是醴陵地方知县与绅民。

作为县级书院，渌江书院自诞生起便与醴陵地方紧密联结。乾隆十六年（1751

渌江书院，一座城市的千年文脉

颜雨欣

年），新任知县管乐初上任，地方绅士何朴山便前来求见，请求知县主持建立书院。管乐随即与当地士绅商议，于青云山学宫旧址建立渌江书院。

田产收入是书院常年的经济来源，虽然渌江书院建成后，就以官办书院的面目出现，但官府的拨给并不充裕，只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时，由醴陵知县将原义学田约23项拨给新建的渌江书院。当地官民虽也陆续捐有学田，但书院的开支仅凭学田仍难以维系。于是管乐“设簿劝捐”，并撰《初建渌江书院并劝捐膏火引》，倡率绅民募资，一时出现了“绅士聚集，公会多资”的盛况。此后，各个时期的知县捐赠与绅民募集成了重要的经费来源，与其他产业一起维系着渌江书院的弦歌不绝。

醴陵绅民参与进渌江书院的建立，也支撑起它的新生。清道光年间，醴陵洪灾，书院虽因地势较高幸免，但多处建筑因常年风侵雨蚀，已摇摇欲坠。见此情景，暂居书院理政的知县陈心炳便提出迁建书院至西山。本就不富余的书院难以面对迁建所需的庞大资金，于是发起了迁建筹资活动。在《渌江书院志》的记载中，此次迁建参与捐赠的人群中捐款数量最多，并占总捐款额七成的群体，是以个人名义捐资的醴陵乡民们。在多方资助下，渌江书院得以迁入西山，延存至今。

醴陵人向来推崇文教，当地古谚云“洲过县门前，醴陵出状元”，他们便把渌江中的芳洲称为“状元洲”。由宋至清，醴陵曾先后建立起七所颇具规模的书院，成为湘东子弟求知究学的圣地。在科举制打破门阀政治、加速阶层流动的机遇下，醴陵人相信教育和人才能够托举起这个县的未来。于是他们将涵育人才、振兴文教的愿景化为钱币与田产，成为无数毛细血管般的细小支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渌江书院。

在醴陵的文教史中，可以寻见诸多鸿儒巨擘的影子。继朱熹张栻“朱张会讲”开坛讲学之后，各地名家纷纷到醴陵讲学，其中就有心学大儒王阳明。

渌江书院的靖兴寺门前铺满了千年古樟投下的绿荫。古樟旁，立着一块写有“阳明樟”的石刻。五百多年前，王阳明被贬贵州途经醴陵，在书院内的靖兴寺讲学。或许，当时官场失意的他也曾在这棵古樟下怅怀。三年后，王阳明东山再起，被召任江

西庐陵县令。他又一次途经醴陵，再次来到千年古樟下，留下哲理诗篇。

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

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如今这首诗被铭刻在石碑上，与他在前此留下的心学思想一起，成为永恒。古樟千年仍苍郁蓬勃，枝叶已蔓延舒展到了园林边，王阳明的哲思也辐射到了比醴陵更远的地方，到今天依然焕发着东方智慧的光辉。

渌江书院包容了官场失意的王阳明，也曾拥抱着另一位科场失意的名臣，他叫左宗棠。

道光十六年（1836年），24岁的左宗棠来到醴陵接任渌江书院山长，在此之前他渴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先后多次赴京会试，却均不及第。科举失意的他转向经世致用，主持书院教学工作的同时钻研舆地、兵法。

出任渌江书院山长后，左宗棠设计出奖优罚劣的制度，要求书院生徒每天记录当天功课，晚上由他本人亲自检查。将疏怠荒学生徒的膏火钱扣除，奖励给勤于治学的生徒，整顿内部风气。他还将经世致用的理念融入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删减了经义注疏中空疏的说教，加入舆地、兵法与农经等实务课程，并时常带领生徒走出书院，在山林中教学，革新渌江书院学风。

坊间谈起左宗棠与渌江书院之渊源时，多津津乐道于那两副让回家省亲途径醴陵的两江总督陶澍赞赏不已的对联，并将之视为左宗棠日后煌煌功业的起点。我却认为，相比两副逢迎上意而又构思精妙的对联，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是留给醴陵士子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那种“一意干将去”的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学风，深深影响着近代的醴陵学子，培养了醴陵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胆识和气魄；造就了百里同心、万民兴教的民气民风；形成了开放务实、经世济用的教风学风。

渌江书院的教育便是在王阳明、左宗棠这样的名师的倾注中不断赓续发展，为醴陵源源不断地输送地方人才。

渌江书院创建前，醴陵县自唐朝开科取士以来仅产生了8名举人。而渌江书院白墙黛瓦的大门里却走出了52名举人与5名进士。近代废科举后，渌江书院也不断自

我革新，建立新式学堂。近代时，渌江书院脱离传统的儒学教育体系，引入新学，走向与世界相接的现代教育，培育出大批近代地方人才。

如今，书院大门与新式学堂的白墙红砖相接处留存着一条突兀的隔痕，这是建筑的分隔，也是两个时代的分野。以此为界，向后是修身育人的理想，向前是开眼看世界的求索。

近代的书院学子依然与国家的兴衰共振，他们纷纷投入了关乎民族危亡的事业中。如今渌江书院门前的马路以书院培养出的近代军事家左权的名字命名，这位与左宗棠同姓的年轻人从渌江书院走出，投笔从戎，一路南下，奔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东，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将领。

渌江书院培养出的无数地方人才将自我投掷进醴陵的地方公共事业，或参与进宏大历史齿轮的推动中。与左权一样的书院学子中，有宋超裳、宁调元等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的革命者；有袁家普、王复、阳绍城等实业兴邦的实业家；也有杨和筠、傅熊湘、刘谦等依然希望通过教化启蒙民众的教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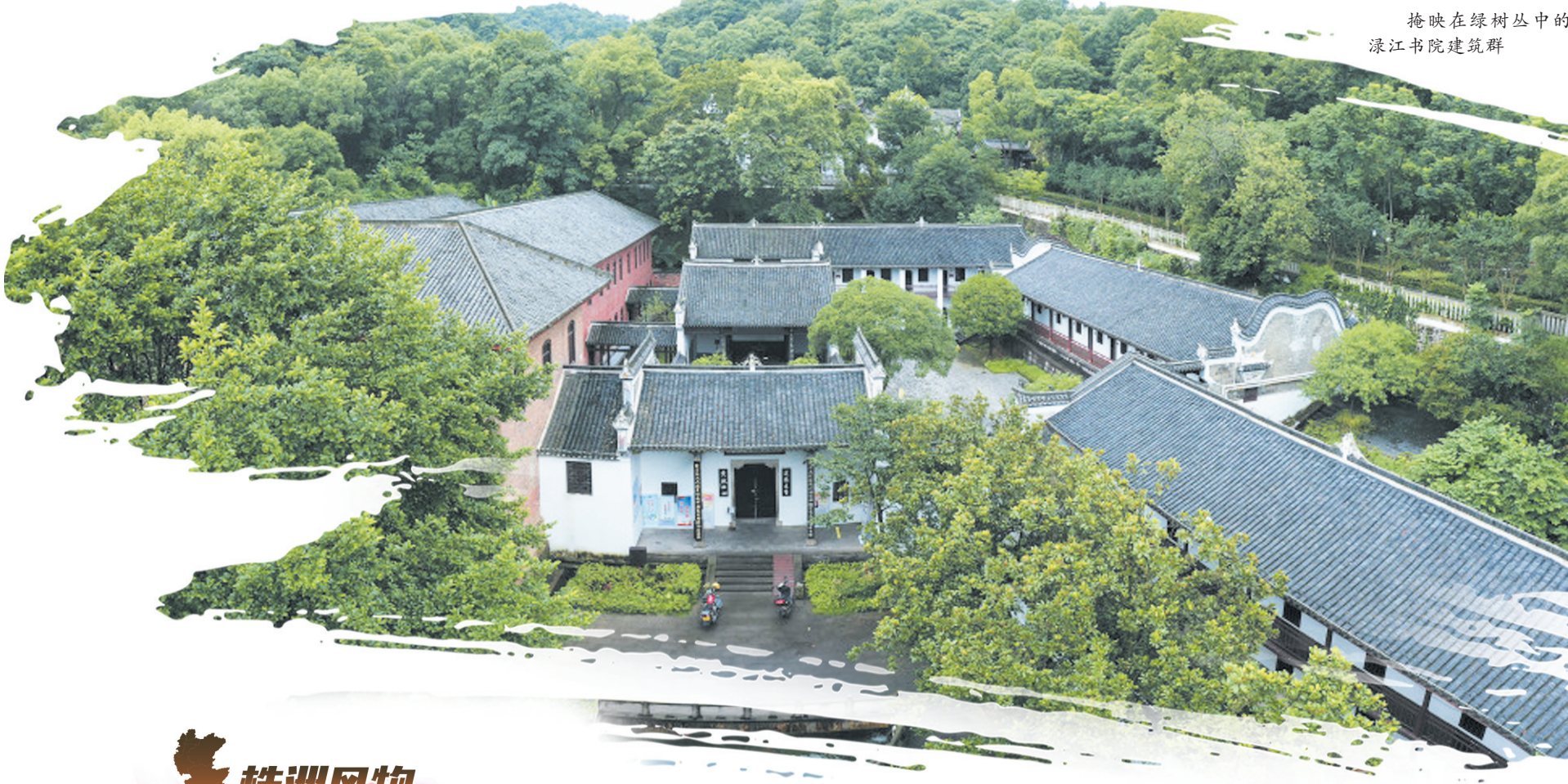
一方面，当地绅民与政府配合，共同维护书院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渌江书院培养当地人才，不断丰富着醴陵的文化底色，反哺着当地社会。

醴陵这座城市便是这样与渌江书院形成了良性的共生互动，这样的互动还在运转着。

如今渌江书院已经不再具有培育地方人才的功能，但这一重要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渌水的另一边得以延续。

青云山如今被嵌入了城区中心，周围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商业生态。曾经青云山上渌江书院所在处也变成了醴陵一中，继续发挥“文圣圣地”的教育功能。醴陵一中从书院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继续承担着过去渌江书院的使命，为国家与社会培育地方人才。

对现在的醴陵人来说，渌江书院依然代表着醴陵的文化根脉，但也不仅限于此，文物建筑在当代活化利用中转换其功能，与时代诉求共振，持续焕发当代活力，与城市空间一体，与居民生活相融。今天的渌江书院作为大众育人的公共空间存在，醴陵人带着下一代走进书院，聆听历史的回声，进行新的文化传承。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渌江书院建筑群

株洲风物

李家村访幽

张雄文



静卧在幽深峡谷间的龙洞村李家村

乎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见证了诸多兴衰荣枯。石桥一端的陡坡伸出株古树，蓊郁苍屹，不得其名，只知村里类似古树多达12株，都有数百乃至上千年树龄。

山间古意更浓。村庄四面环山，以明月峰最为奇伟瑰丽，海拔800多米，属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盘桓林荫深处，不时可见苍古乱石堆砌或散落的印痕，曾是屋舍还是墓室，已无从得知，只是令人蓦然遥想远古先辈跋涉劳作的艰辛。

我伫立一棵老松下远眺，远处，渌口、醴陵和攸县三地风光旖旎而呈，尽收眼底；而近处，李家村的屋舍、田园、村道历历可

睹，山腰偶尔漫过乳白雾岚，村庄便隐逸约，成为海市蜃楼里的仙居之所，更见清幽与神秘。

李家村既幽且古，美则美矣，却因深山阻隔，进出两难，曾是省里的贫困村。村民眉宇间没有幽古蔓生的诗意，只有绵绵清苦。青壮年多漂泊山外，打工糊口，留下的老幼，守着清风白云与贫瘠土地，常面有菜色。好几年前，村里来了工作队，领着大伙忙活许久，日子才渐渐甘甜起来。

村部不远处石棉瓦平房围就的院落，细细幽香弥散，像是一只闻着山花气息的蜜蜂，被吸引而去。步入院中，一床床特制

的晒簞次第摊开，晒满萝卜。屋里靠墙是一排排木架，摆满坛坛菜肴，都是剁辣椒、干豆角、千刀豆豉乡土口味菜。坛身一侧贴有“私家园”标签，素雅而不失大气，颇有城市大厂的风格。正忙活的村人盛情递过筷子，让我尝尝这些坛子菜，揭开坛盖，特有的芬芳扑鼻而来。

这是村里扶贫工作队帮扶而建的康农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这些年，“私家园”声名渐起，产品畅销山外。村民被安排在车间干活，除了拿薪水，年底还有分红。而今，全村早已甩掉贫困帽，村貌也焕然一新。村集体有了积累，开始关爱老幼，每到重阳节，便将全村老人请到休闲广场，吃坝坝宴，听花鼓戏，接受义诊。老人们欣然与会，最多时有300多名。于是，村子才有了陶渊明笔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场景。眼下，村子被纳入乡村振兴省级重点帮扶村，老老少少又一脸春风，奔走在更甜蜜红火的路途。

尝够坛子菜，我坐在一户人家屋场小憩。主人笑着递过一杯清茶，品一口，甘甜满嘴，又直入心脾。听到我的赞叹，主人脸上溢出自豪，说，我们喝的都是山泉水，富含各种矿物质，村里准备开发矿泉水产业项目呢。

我微笑颌首。又一阵清风拂来，山村依旧如刚来时的幽寂，但我知道，这幽寂间蓬勃着火，将燃出更美的日子……